

博物览胜·宋韵寻踪系列报道之二

一方铜镜观古今 万千气象洞乾坤

形制或古朴,或灵巧;

纹饰或繁缛,或素雅,铜镜作为华

夏文明中绚烂的瑰宝,在不同时代呈现的

样子各有千秋。小小铜镜,映照出大千世界。它

不只观容貌、正衣冠,更在历史长河中,被赋予了

越来越多的寓意。博览古今,历朝历代都有铜镜精品

出现,宋代铜镜虽然只是铜镜史中的一员,却有其鲜

明的特色。浓郁的宋韵文化与繁荣商业的发展,在铜镜

的发展史中描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,更为铜镜制造与

文化艺术的融合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仿古镜、湖州镜、人物故事镜……在义乌市博

物馆的馆藏中,关于宋代铜镜的品类多样,典雅

又极具观赏价值。随着一点一滴的深入探索,

笔者发现,这里的每一面铜镜都是宋代思

想、文化和艺术的载体,极具当时老

百姓的生活气息。



湖州铸鉴局造“乾道六年”纪年铭直柄铜镜



以文治国衍生仿古之风

自古以来,铜镜都是女性闺房的梳妆必备之物。以铜铸成的镜子,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,也是精美的艺术品。纵观市博物馆的宋代铜镜,每一块镜面几乎都没有可以映照妆容的光面,但镜背那丰富多彩的装饰图案,仿佛在诉说着它们跨越千年的精彩历程。

“宋代盛产仿古镜,这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发展有关,也与仿古之风的盛行有关。”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吴娟娟介绍。据史料记载,北宋自开朝以来便确定了以文治国的政策,宋太宗还尝试恢复商周时期的井田制度,这种做法虽然没有成功,但无疑说明了对古代风气的向往。同时,宋代的人文墨客地位非常高,许多文人学士对金石学(即古代考古学)有浓厚的兴趣,这也带动了宋代仿古之风的盛行,如欧阳修《集古录》、赵明诚《金石录》中都收录了大量出土文物。宋代初期,百废待兴,人们的思想和生活中传承了一些唐、五代的内容,铜镜也或多或少保留了一些汉、唐、五代风格,甚至直接沿用。南宋时期,人们的思想更趋活跃,反映到镜形上,除传统的圆形、方形、长方形、菱形外,还出现了钟形、盾形、鼎炉形、鸡心形等多种形状。

宋代许多铸镜的匠人喜欢仿制前朝的精美铜镜,市博物馆所藏的宋仿汉四乳神兽铜镜便是仿古镜之一。仔细观察,镜背图案中间为一个半圆钮,圆形钮座,座外一周凸弦纹,两周短斜线纹之间为主纹,四乳和四兽相间隔,四兽均作行走模样。吴娟娟说,“相比汉镜,宋仿汉神兽铜镜边缘一般较宽,锯齿纹不够清晰;合金成分方面,宋镜含锡量减少,含铅量增多,于是一反汉唐镜铜质银白色泽,而为黄铜色泽,质地也不如汉唐镜坚硬,变得粗软。中间的钮可穿绳子以悬挂使用,纹路中间还写有关于生产地绍兴等地点信息的牌记。

相较而言,汉唐时期的铜镜都比较厚实,纹饰清晰精美,可直接翻模,这也给了宋代铸镜的匠人很大的仿制空间。



湖州石道人铭葵口镜



唐明皇游月宫故事镜



宋仿汉四乳神兽铜镜



湖州镜中意无穷

“水中之月,镜中之像,言有尽而意无穷。”宋代铜镜别具雅韵,也让我们从不同角度感受宋朝风骨与宋韵格调。

南宋时期,商品经济发达,许多商品已经形成区域规模化生产,出于市场竞争的需要,这些商品都被标明产地和制作者名号,重实用不重纹饰是南宋镜的最大特点,而湖州镜就是其中一个代表。当时,湖州镜的店铺众多,且不乏铸镜的能工巧匠,湖州镜以素面居多,其形状一般多为葵花形,也有圆形、方形和桃形等。

去年9月,金华市博物馆“无穷·镜——古代铜镜中的微观世界”展出了来自义乌市博物馆的两面湖州镜,收获众多好评。其中一面湖州石道人铭葵口镜为葵花形,镜背素雅平滑,铸有“湖州石道人法炼生铁镜”“每两一百足”等醒目的大字,虽然经过数百年的地下埋藏,其字迹仍然清晰可见。这反映了石氏家族作为宋代铜镜铸造史上最为有名的私家工坊,极具品牌意识。

而另一面湖州铸鉴局造带柄镜则别具特色,其镜背纹饰同样以素面为主,波浪形边缘,加装一长条形执柄,实用性强,更显雅韵。此外,在镜背的两条长条格中,铸出的铭文分别为“铸造工匠 石八乙”“湖州铸鉴局 乾道六年铸炼铜监”,不仅印有工匠的刻款,还有官方押记,说明当时由官方派驻地方的铜监负责监督铸镜,或者说,在当时的铜禁政策下,只有铜监认可的铜镜才是合法的。

在北宋时期,因与西夏、契丹辽的对峙,政府对铜禁管理相当严格。落到实际商品生产环节,宋代铜镜中铜的成分比汉唐时的占比少,加之工匠在铜镜研磨技术上进一步突破,因湖州镜品质高、镜面平整、照影子还原度高,更容易满足百姓日用所需。“湖州镜能在当时激烈的商品竞争中脱颖而出,可能就与其工艺精湛、朴素典雅的造型和高性价比的实用性有关。”吴娟娟说。



铜镜被赋予故事情怀

宋朝是个极具审美的朝代,宋代文人不仅擅长诗词歌赋,还精通绘画、音乐、书法,成就斐然。从容睿智的宋代铸镜工匠,在铜镜题材选取上同样表现出了浪漫的一面——赋予铜镜人文故事与情怀。

市博物馆收藏的这面唐明皇游月宫故事镜便说明了这一点。细看这面宋代故事镜,八瓣菱花形,镜钮右上方为一半露飞檐楼台,正脊一端附龙形纹,飞檐翘角,楼门半开,一人倚门居高俯望。钮左有大树、飞瀑,钮下有小桥流水,桥头隐约有玉兔在捣药,一高髻仙女(嫦娥)正座,左右各有一侍女。桥另一端一人头戴幞头,身着宽袖长袍,面向仙女拱手拜谒。桥上一人,抬手前引,令人浮想联翩。

据《唐逸史》记载,开元年间,玄宗中秋之夜邀请中天师及鸿都道人一同赏月。三人赏月把酒言欢之际,玄宗心悦,想到月宫游历一番。于是,申天师作法,方士罗公远掷手杖于月空,化作一座银桥,桥的那边一座城阙,横匾上书“广寒清虚之府”。玄宗见仙女数百,随着优美旋律,翩翩起舞于广庭之上。唐皇游历月宫回到人间后,根据记忆命人将此优美曲调整理谱曲,即为著名的《霓裳羽衣曲》。

相比之下,另一面犀牛望月纹带柄铜镜的制作则较为粗糙。由于商业和手工业发达,宋代铜镜铸造流行翻砂技术,不过,翻砂的铜镜更注重使用,其纹饰不够清晰,器薄体轻,可见该产品属于民用故事镜。

赋予铜镜故事与情怀,足以说明,宋人深谙慢生活的精髓,悠然自得。在宋代的许多绘画作品中,也有反映仕女持镜照容的形象。如南宋苏汉臣的《靓妆仕女图》,一位正在梳妆打扮的仕女,其面部形象通过镜面表现出来,仕女的神情娴静而略带忧伤,画面清丽,用色柔美,铜镜的出现成了画中不可或缺的点睛之笔。

千言万语,写就历代纷繁;此镜此画,重现市井宋韵。千百年来,源自镜鉴的思想光芒,乘着千秋多彩的古风,一直映照至今,也映照出了前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

犀牛望月纹带柄铜镜

本版撰稿/供图 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



北宋王诜《绣枕晓镜图》(局部)



南宋苏汉臣《靓妆仕女图》(局部)